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我六

嘉興裕太中祥符禪寺侍華臺念佛堂集

唐

懿睿宗旦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中宗而立高帝者七子任宋璟姚崇為政事五十五立隆基為太子太平公主

位三  
功專橫在

一

季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

七月  
位太子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寂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玗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

掬養及長家貧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歸告於母以為法尋師直抵黃梅忍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今隱於懷集

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届於南海及返曹溪兩大法雨一日示衆曰諸善知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  
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  
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  
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  
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  
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嘗逾千數明年七  
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  
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  
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  
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衆曰吾受

我

二

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  
女等信根已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聽吾  
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  
已菩提果自成復謂衆曰其法無二其心  
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女等不用觀靜

四

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珍重即跏趺而逝  
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絲雲杳霧連日  
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據率詔新二郡官  
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

今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  
至都肩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剃度  
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  
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  
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埒及忍卒

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  
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馬秀嘗奏則天  
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  
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矬陋北土見之恐不  
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

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真  
法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

玄宗隆基改開元  
唐宋第三子娶楊貴妃  
為道士曰太真帝初用  
姚崇宋璟烏程治平晚年耽酒淫佚用  
李林甫楊國忠為相安祿山為將致亂  
魏致亡國二十九即位壽至七  
十八歲至元元年崩葬赤陵

甲寅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姓戴氏廿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與東陽策禪師偕謁六祖師至振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惺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師乃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當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行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

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回學徒奔萃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

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並盛傳于世

乙卯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賚詔詣當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關行以再命不許慧辭赴之有旨安置光泰殿帝數訪以安國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穆公王出

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優厚發遣行諫以  
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優禮而  
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應引以為例帝納  
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  
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宮籍示之行

裁

四

閑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  
驚異頗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質  
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眷日隆天下之  
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為天師焉  
西夏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龐塢一日

有異人峨冠盛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  
者胡為而至彼厲聲曰師寧識我耶珪曰  
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  
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  
哉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

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  
之吾則不生不滅也况汝不能焉能生殺  
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於餘神詎  
知師有廣大智慧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

無戒又奚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然止  
求師戒我身願為門弟子珪即張座秉爐  
正凡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不爾即曰  
否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娶乎神曰亦娶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

矣

五

能不盜乎神曰無之我也安有盜取哉曰  
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滛不供而禍善神曰  
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  
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

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神曰能  
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上是為佛戒  
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  
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  
動畢竟寂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  
雖醉非惛也是謂無心而已無心則無戒  
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  
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

辟汝神通則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飛不能神竦然辟席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

凌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相能也珪曰  
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能  
也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

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  
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  
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  
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  
無增減廓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

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  
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  
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  
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  
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

我六

六

我為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  
信心不信心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  
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  
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陵叛  
佛耶孺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

萬  
樟莽然無樹止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

能移止樹於東嶺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駁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烟霞紛綸間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是

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驚呼師謂衆曰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和霽則壯山之松盡移嶺森然行植焉師誠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妖我矣師伊闢人姓李氏幼歲出家具

戒得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荆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追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

我

七

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

孔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旁出者也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

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  
矣二三公之譏論渠不信夫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  
初一夕夢梵僧謁見風度瓌異及寤追  
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段圖於殿壁及

畏至入對帝熟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竦然  
異之館於西明寺寧薛諸王皆降禮欽重  
其後秋旱帝庶知無畏能致龍遣內使傳  
詔請雨畏難之奏以旱數當然若苦召龍  
恐暴物帝再遣諭旨人苦秋暑雖暴風疾

雨適足快意畏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綵光  
麗鬼笑曰是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  
滿鉢水以小刀攬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  
微物如蚪龍從鉢矯首水面頃之復沉畏  
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

即至美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  
盤旋而上頃剝風雷震電詔使趨入奏御  
衣巾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廬舍士  
萬民悚懼彌日而息又嘗霖霪逾時詔畏止  
之畏於寺捏泥媼五軀向之作梵語若斥

罵者即刻而齊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譯虛空歲毗盧遮那蘇貞地羯羅等經十餘部禪師一行三歲寶月等參預其事畏性簡靜好禪觀每勸學者習之累表求還帝堅留不許

藝八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溪禮祖塔誓曰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析一样瑞表信言訖微風飄香氣氣襲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偏一寺之內環忻躍而去未幾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朝廷以麟德曆署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政撰新曆行受詔推六行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闕造大初曆嘗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六行數以糾數家之謬闕之言不誣矣愔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表請剏置之制可

武帝注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  
丁卷銓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譏凡五千  
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數

十一  
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

九

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  
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  
行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  
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  
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度

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  
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  
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  
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  
一前置鍾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

地中略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  
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  
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喙

郭行

將喪自言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沙門牛雲者少不慧因詣臺山禮文殊初  
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  
聖求智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爾往見  
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其

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  
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  
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  
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昏迷育中有淤  
肉在當為汝鏗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

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鏗鋤其胸然不甚楚  
少頃心懷開豁頓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  
現身為文殊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  
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  
總持辯悟為時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卷

十

寶日本國沙門榮寂普照等至於楊州奉僧  
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  
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於時律師  
鑒真受其衣歎外國人有佛種性欲往化  
之會寂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

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

日本  
日本彼王預知枉駕迎勞館于毗盧遮那  
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皆以次稟  
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第三藏菩提流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流

之盛古木有焉

時嵩山破龜墮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巨  
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山  
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龜遠近祭祀烹宰  
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龜三下云咄

我

士

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  
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  
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  
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  
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偏知三藏名德

此龜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擊三下龜乃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龜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  
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衆問師某等久在和上左右未蒙指示竈神得何徑旨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無道理為伊衆無語師良久云會麼衆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衆

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其衆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師國師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豊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

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師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

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  
古如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  
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  
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  
亦然師後不知終

藝

士

是年十一月己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  
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  
床竹窓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  
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  
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

祈福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  
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  
四十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  
悼聽停龕三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容貌如  
生而鬚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於石出內

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  
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鑾  
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答  
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  
發盒視之蓋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  
鶴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媼素  
供行而媼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媼悲泣請  
赦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稚豕七行日  
藏其一於甕中為梵語咒之七日止斗盡

卷

三

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  
之帝密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  
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  
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遂大赦媼子由是  
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

復如故其祕術多此類著易論十二卷大  
衍論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  
長曆三卷釋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算術  
括遁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謫六壬髓經天  
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里  
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  
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  
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  
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為駐蹕  
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

十世今時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  
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  
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  
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  
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泓者生黃州與侍郎

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  
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  
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  
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土脉

續明不連辟身瘡痏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  
子皆汚祿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呂釋未始略有  
假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  
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

裁

十四

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  
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  
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  
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呂釋之盛莫  
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

鄭德

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爲奉異方之教  
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郯子

之賢遠不若江人黃人得書於經豈亦  
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  
政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

穎脫塵表者與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  
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黜吾釋其微  
意乃所以尊之也盛哉一行前膺洛下  
閏八百年之識當時則明天子跪之稱  
爲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燼天地貫

幽明歷數百年而其從益驗果聖與賢耶  
善弗得而知矣

初以上生日爲千秋節○用大衍曆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爲唐宗臣朝廷  
大述作多出其手爲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

我六

五

嘗謫岳州而詩益悽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  
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著石刻般若心經序  
學<sup>釋第</sup>曰萬行起於心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一法  
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  
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

鄭德

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耶是故定之與慧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駙馬都尉榮陽鄭萬鈞深鑿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洒手

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  
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聞而嘉焉讚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

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名知至性篤孝執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密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婉秀毫縷必見如折槁荷磨文石筋理洒颺固非人力之所致也中朝名士山藪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矣常歎帝王父母許我出家兩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勑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宮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

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丑月望

建寺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

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正真道當從

我六

六

信根入是佛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寶是名三歸處至哉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彩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

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布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母三宜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冰上駁言衆議紛然自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

卷二十年蕭嵩等改修五禮勅下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截其心為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箇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禫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

續

十七月禫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

斬服以縗麻臣孝於君亦爾二期年服十  
三箇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  
四  
新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總麻三月三從  
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  
八月壬申朔三歲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

癸

七

圓時吾遊矣至時遙毗盧像頂梵夾退歸  
寢室跏趺而逝賜謚灌頂國師敕中書杜  
鴻漸撰紀德碑知西域人本王種出家從  
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  
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關入見帝

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  
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眸即雨閼三日  
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  
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鴈門不允遂遷  
薦福寺為人語默與居容止凝粹喜愠不

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  
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知智授以  
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  
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擲花驗之智以  
為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部智未之許不

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原城佛像皆  
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  
汝有授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  
毗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  
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  
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  
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  
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賛謗花迎之  
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大智禪師

葬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為  
製碑初神秀雖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  
欽重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普眾  
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管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

奏

六

自言數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佯死不赴  
今復見之帝聞遣中書侍郎徐喬貴璽書  
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疑之時邢  
和璞者善算能知人壽夭帝令算果懵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

董<sup>第</sup>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聞飲董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寒以董汁<sup>酒</sup>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sup>後生</sup>鐵如意擊齒墮盡更出神藥傳其斷寢頃

之齒復粲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造高尚深入窈冥早渾光塵應詔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間以道樞盡曾宗極今

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終

<sup>安</sup>二十三年三歲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廣化寺藏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

喪

十九

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遮那經須臾衆會咸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金字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sup>鑿</sup>驅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遂隨之入水於是

龍王邀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堅至為留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類此

是歲三歲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梨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

之法其王一日調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

贊

是皆功行成熟契徹心源自覺本智現量獲聖絕非呪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呪要其大歸不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灾釋患而已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

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以膺邪術下劣之技亦猶道家雷公法之類也茲豈高道巨德弘禪主教者歟武及開元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

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宏密教抑本智現量度聖與嘗慨資治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傳奕奕

契

平

曰此邪術也臣聞鄒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繫遂不復蘇此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呪非真呪正謂邪術耳固

碑

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能死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

乘玄琬法琳明贍諸公其肯坐視絕域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奕辨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況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見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